



□卢恩俊

立秋，是“二十四节气”之第十三个节气，也是秋季的起始。

说起四个节气之首的汉字，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儿。春是阳光下破土而出的芽儿，夏是烈日下辛苦劳作的人儿，秋是催促节气更替的虫儿，冬是表示年终的绳儿，这四个字眼，童话般串联起二十四节气的农事。品读四立之一的“秋”，更有串闪光的字眼与它同辉同趣。

“秋”是一只蟋蟀。“秋”在早期的古文字中，有很多不同字体，虽写法各异，但基本上是一只小虫子的象形，尤其像一只蟋蟀。蟋蟀鸣秋，寓意“秋天”。在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就有专门写蟋蟀在秋天的活动轨迹：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蟋蟀的活动规律，是古代重要的农时参考，与古代农业社会发展息息相关。蟋蟀七月在野，八九月入宇入户，正像秋禾一样，七月正是旺长走向成熟之时，到八九月就收藏入户了。先秦佚名诗也说：“蟋蟀在堂，岁聿其莫”“蟋蟀在堂，役车其休”。蟋蟀在堂屋，一年快要结束，役车也将收藏。“岁事先教蟋蟀催，暮云楼阙殷轻雷”，蟋蟀成了自然的节奏，将季节的轮回付之于一声声婉转悦耳的吟唱。

“秋”是禾火燃烧。小篆“秋”的字形为左“火”右“禾”，自秦隶变成了左“禾”右“火”至今。立秋的“秋”，从禾与火组成文字角度来看，也就是那些禾从春夏的嫩绿、翠绿、青绿、黄绿走向火焰色的颜色，就是“秋”了。跨过立秋这道栅栏，一个金灿灿的季节迎面走来。

“秋”是诗人心头的“愁”。“草木摇落而为秋”。那摇动“一叶落”的秋风渐起，往往勾起人们“悲秋”的情绪，那个“秋”，在诗人“心”上，就成了“愁”。因此在古诗中，虽然有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”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”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等对秋的赞美名句，但悲秋色彩的古诗还是占了主流。就连南宋壮词派的辛弃疾也把秋与愁连在一起：“少年不识愁滋味，爱上层楼。爱上层楼，为赋新词强说愁。而今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。欲说还休，却道天凉好个秋。”不想说“愁”却说“秋”，把愁字下面的“心”字去掉了，无心的“愁”就是“秋”了，很有意味。所以，古代写立秋节或秋天的诗更是以悲秋为主流。尤其是柳宗元的乡愁，恨不得将千山万峰也化作千万个眺望家乡的身躯：“海畔尖山似剑芒，秋来处处割愁肠。若为化得身千亿，散向峰头望故乡。”

“秋”是农人指尖的“揪”。“揪”(“jiū”)字一个提手，表示手的动作，它是用指尖把“秋”的目标“揪”下来。到了秋天人们要摘收果实，这个“揪”的动作和秋天就有了关系。“揪”与“秋”，还有一层意思，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：“秋，揪也，物于此而揪敛也”。这里的“揪”，有收敛之意，所以秋天是收敛的季节，万物在这个季节里收敛成熟。

而比这个“揪”多一笔画的“揪”字，

也与秋天有关联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在立秋日这一天，宋代满街卖楸叶，妇女儿童皆剪成花样戴之。戴楸叶是古时立秋节俗，人们用戴楸叶的方式来迎接秋天的到来。范成大的《立秋二绝》其二中写道：“折枝楸叶起园瓜，赤小如珠咽井花。洗濯烦襟酬节物，安排笑口问生涯。”立秋一般预示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，秋天即将来临。正如刘言史的“兹晨戒流火，商飙早已惊。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”诗句说的那样，立秋了，天气逐渐凉爽起来，天与云已经收起了夏日的颜色，落叶簌簌飘下，那是立秋之际报秋的声音呀！

“秋”自一个“交”字始。立秋也叫“交秋”，交秋意味着夏天把天气控制权“交”给秋天。秋天是一个由热转凉，再由凉转寒的过渡性季节。“交秋”自“一叶落”始，早在西汉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便有“以小见大，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”的记载，又因为梧桐树在秋天最先落叶，故有“梧桐一叶落，天下尽知秋”的成语。所以宋代朝廷在立秋这天，要把栽在盆里的梧桐树移入皇宫殿内培养，等到“立秋”的时辰一到，太史官便会高声向皇帝奏报：“秋来了！”奏毕，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，以寓报秋之意。

然而，立秋交秋的过程，并非像典故说的那么简单，实际是“夏”往往恋权，迟迟不肯将控制权完全交出。所以，这个时段的气候，依然暑气难消，人们把这样的天气叫“秋老虎”。这时段因为暑气未尽，“秋老虎”杀出来，也会酷热难耐。宋代大诗人陆游在“秋老虎”折磨里曾发出如此感慨：“毒热秋未衰，吾庐况浅迫。虽云日一浴，流汗沾衣帻。”民间有“晚立秋，热死牛”“秋后一伏热死人”等谚语，南方地区还有“立秋反比大暑热，中午前后似烤火”的说法。

“秋”于一个“咬”字立。也许正是由于暑热难消，所以民间流行“咬秋”习俗，用以表达人们“啃下酷夏、迎接秋爽”之祈愿。细思来，立秋的“咬”，倒像是为加深秋天味道的一种身体记忆。比如南方立秋“咬瓜”，天气转凉，西瓜少了，这个风俗大概是为了让吃了夏天西瓜解暑的人们，用这种实实在在的“咬”的行为，对烈日下的瓜农和即将离去的西瓜，表示一种留恋和敬畏。常言“叶落而知秋”，这里可谓“瓜去而知秋”了。比如北方人“咬枣”，似乎又是强化一种向往和等待。俗话说：“七月十五捡枣吃，八月十五打枣吃。”立秋吃枣，正是枣子初红时，也就是青红相间，人们吃着青一半红一半的枣子，慢慢品味着枣的初甜，期待着枣子老熟后的甘甜。

“寒暑功前定，春秋气可推。”如今对这个“咬”字，又有了新的体验：春秋两个节气，一个“咬春”，恨春暖来得慢，一个“咬秋”，恨暑气走得迟。用一个“咬”字，催促季节更替，多么的富有诗意。

立秋了，人们在蟋蟀的吟唱里，咀嚼甜甜的音韵，迎来了“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”的凉爽宜人之气象。

(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)

□张智辉

读明代高濂《遵生八笺》，灵光乍现，发现“闲”并非“只等闲”，而是大有文章。

“闲居”，非闭门索居。“与田夫野老谈桑麻，与骚人墨客论诗画”，融入市井烟火；遇俗务则“事来即应，事去即忘”，不被琐事缠心，也不推诿责任。在俗世土壤中从容生长。

“闲行”，也带着“有所为”的探索。品茗则“观水沸如鱼目、蟹眼，听松风入鼎”，在等待中磨去急躁；插花则“剪枝修叶，观新旧相代”，在琐碎中培养耐心；习静则“数息调气，觉杂念渐消”，在独处中沉淀清醒。这“闲”是在快节奏中按下“暂停键”，是为了以更清醒的状态面对生活。

“曲栏观鱼”即是一种“闲行”，庭院里凿一方小池，引活水注入，养几尾红白锦鲤。晴日午后，搬一把竹椅坐在曲栏边，看鱼群在水中游弋。高濂说“观鱼知乐”，此时不必想“鱼之乐”还是“我之乐”，只是看它们自在的模样，自己的心也跟着轻盈起来。看鱼嘴开合，像在说些什么，却不必听懂；看水波荡漾，像在画些什么，却不必看懂。这份闲，是与万物共情的温柔，在凝视中懂得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的真谛。

隆冬雪后，扫檐角的新雪入铜炉，用松枝慢慢煨煮。雪水沸时，取一撮陈年的老茶投入盏中，茶叶在盏中翻滚如浪。高濂说“雪水烹茶，味更清冽”，其实清冽的何止是茶？是雪落时的寂静，是煮水时的专注，是品茶时的慢——慢到能听见雪在炉中融化的轻响，能尝到茶汤里藏着的冬日清寒。这份闲，是在极寒中提炼温暖的智慧，让身心在冷寂中守住一份“围炉向火”的笃定。

日常起卧，亦有讲究。“四时调摄笺”云：“夜卧早起，广步于庭”“早卧早起，与鸡俱兴”，在顺应时令中调和身心；遇俗世纷扰则“静室独坐，闭目存神”，在接纳境遇中守住方寸。“安时”不被动服从，主动与世界和解，知时节有寒暑，故不怨天；晚人生有顺逆，故不尤人。

“心无驰猎之劳，身无牵臂之役，避俗逃名，顺时安处，世称曰闲。而闲者匪徒尸居肉食，无所事事之谓。”他戳破了对“闲”的偏见，真正的“闲”不是空耗光阴，而是在从容中有所坚守，在自洽中有所作为，于俗世中保持清醒，于矛盾中坦然自处，是一种有所作为的“积极之闲”。

“闲”非虚无，是先破后立。让内心没有追逐外物的焦灼，身体没有被事务捆绑的疲惫，能避开世俗的虚名浮利，顺应时势安于所处。这种“闲”，是主动挣脱外界的裹挟，为心灵留一方自留地。“孰知闲可以养性，可以悦心，可以怡生安寿，斯得其闲矣。”

养性是向内的修持，在闲中沉淀浮躁，打磨心性；悦心是当下的自洽，在闲中发现草木生长、茶汤沸涌的生机；怡生安寿是长远的关照，让身心在张弛中达到平衡。可见这“闲”不是“不作为”，而是以“闲”为基，做更根本的“作为”，是对生命本身的滋养。

《庄子·养生主》云“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，古者谓是帝之县解”。大意是安于时运，顺其自然，哀乐等情绪就不会进入心中，古人称这种状态为解除了倒悬之苦。

安时处顺之“闲”，到底是一种“无入而不自得”的圆融。“无入”是不被境遇困住，顺境时不耽溺于浮华，逆境时不困于窘迫。“自得”是不向外求的充盈：在“汲泉煮茗”时观水火相济，在“残灯夜读”时与古人对话，在“瓶花换蕊”时悟生生不息。不从外界索取，只从内心生长，以自足对抗浮躁，以丰盈消解空虚。

有为的“闲”也并非避世，而是以“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”。高濂谈“闲”必提“避俗逃名”，非指遁世，而是不被名利异化，在俗世中保持精神独立；他主张“与俗俯仰而心不累于俗”，遇纷争则“谈稼穑桑麻，不及世事”，既不违逆现实，又不委屈内心。“与时俱化，而无肯专为”，在顺应中守住底线，在妥协中保持清醒。“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则物与我皆无尽也”，以“不变”的坚守应对“万变”的世事，在烟火与诗意间找到平衡。

或许，我们都该学学这种“有为之闲”，在案牍劳形后，泡一壶茶，看水汽氤氲；在人事纷扰中，读一卷书，与古人对话；在焦虑难眠时，临窗观月，赏天地辽阔。

如斯，“闲”便不再是消极的空耗，而是积极的自洽，是在与生活不温不火的周旋中，既不违俗，亦不违心；既积极进取，又知足感恩。这便是“闲”处的文章，写给我们的生活启示。

(作者为济南市作协会员、济南诗词协会会员)

【字说节气】

云天收夏色，木叶动秋声

【文化观】

『闲』处有文章